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外集卷三 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

三魚堂外集卷三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策

交泰

君臣之交莫貴乎其誠誠也者積於上而孚於下者也故主用術則臣多挾私矣主用誠則臣多竭忱矣三代之時其臣非必盡性忠義不顧私不罔上者也然而有

一德之美無乖忤之慮一時腹心大臣固皆竭其股肱保其勲名始終無間而在廷諸臣上自六卿之長貳下至酒漿醢醢之職親而文昭武穆踈而殷獻宗工近而侍御僕從逺而庸蜀羌髳與夫譽髦之多士赳赳之武夫莫不盡力以從上命勤其政而恤其民何哉禹湯文武以至誠之心感之而一時諸臣亦以至誠之心應之由是言之則誠也者洵萬化之源而御臣之樞機也是終始之所以一也是尊卑之所以睦也是親踈之所以

協也是遠近之所以孚也是異同之所以泯也後世人主惟不能盡其誠而參之以術而一德一心之美遂不可復覯至於一德一心之難覯乃慨然曰古今臣不相及也孰知其一念之不誠以至此哉然則談交泰於今日舍誠其曷以耶

皇上與二三大臣同心圖治罔有閒隔固以誠開其始矣尤願以誠保其終夫大臣者與人主共休戚者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原不必其存形迹故苟有益於國家勿以

專行而疑其擅苟有利於民生勿以樹恩而罪其私我弟無猜忌之心則納其嘉謨而不嫌於屈即參以獨斷而亦不病於乖我弟秉忠信之情則尊以祿位而天下共羨其寵榮即示以裁節而天下愈見其無間上以一心遇其臣而臣不以一心報其上者未之有矣至於公孤庶尹其職分不同而可以誠感則一也果待之以誠使為公孤者無掣肘之虞為庶尹者無阻隔之患其誰敢自曠厥職焉滿臣漢臣其習尚不同而可以誠感亦

一也果待之以誠無以滿臣而固抑之以示公亦無以漢臣而概疑之以為黨其誰敢自分涯域焉若夫內外諸臣非所以翼輦轂即所以備藩宣也文武諸臣非所以備顧問即所以効干城也孰非股肱而可不以誠遇乎孰無心膂而不可以誠動乎果皆待之以誠考課之法無間彼此升遷之例無分畢同其誰敢不共輸忱悃對揚休命焉總之御臣之道用恩可用威可用寛可用嚴可而獨不可以不誠不誠則將雜出乎權術上以術

御下亦將以術應一人之術必不足以勝凡為下者之術欲望其一德一心共天爾翼也豈不難乎唐太宗參用術者也唐德宗純用術者也參用術故以劉洎之賢而不能保其終純用術故内惑於盧杞裴延齡而不能覺外制於朱泚李懐光而不能克不誠之獘一至於此魏鄭公所以有去形迹之論陸宣公所以有貴誠信之奏也崇論閎議無踰於斯在

皇上存之勿替而已抑愚猶有進焉人主誠於待臣必先

誠於愛民何則人臣受主之眷必將視其主之所寤寐
思服者以求稱其意苟徒以赤心待其臣而無惻怛為
民之意則臣之求報稱音亦將惟主之欲而不暇及於
民生之大計故愚願
皇上以實心為民然後以實心待臣使羣臣知
皇上於為民之外別無他欲而人臣於為民之外亦別無
可以報主則將矢心勵翼共圖康濟民生安而治化成
三代之隆可計日而俟矣

經筵

從來君德之成就在乎親近君子而君子所以成就君德者在乎使其心一於敬何則親近君子則近正事聞正言而涵養薰陶之益積於平日者深是故有言必入有諫必從心一於敬則聲色之不溺貨利之不殖而清明强固之氣凛於夙夜肅嚴是故言一事而萬事之理畢達言一物而萬物之理畢通此古之帝王所以自成其德而古之人臣所以致君於明聖者由此道也使不

能親君子於平日而欲責啓沃之功於一時平時漸漬於宦官宫妾之習而一旦進以仁義道德之言其不以為愚且誣者鮮矣即能親君子矣而其心不主於敬則進以一事止一事焉已耳能達於所進不能達於所未進告以一物止一物焉已耳能通於所告不能通於所未告將事事而進之不勝其煩也物物而告之不勝其紛也自古君德之成者莫如成康自古人臣能輔成君德者莫如周召迄今讀召誥立政諸書其所兢兢至愼者

綴衣虎賁之職也至其所操以進君者一則曰疾敬厥德再則曰王敬作所由此觀之則君所以成就亦可知矣今

皇上神明天縱度越古今而執事所以啓沃之術固聖益求聖之至意也顧言啓沃而不歸其要於親君子欵其本於主敬則經史典籍之言能必其陳之而悉聽乎古今因草生民休戚能必其陳之而不以爲瀆乎正誼明道之說正心誠意之談能必其陳之而不以爲迂乎且

夫無窮者天下之事理有盡者臣下之嘉言以有盡之言發無窮之理言之所至幸而聽矣言之所偶不至而誤者德不且因之而隳乎故竊以為經史文籍當研究討論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研究討論也深宮宴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研究無地不可討論古今因革民生休戚當條晰數陳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條晰數陳也深宮宴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條晰無地不可數陳正誼明道正心誠意當言也亦不必

經筵之時始言也深宫宴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言道誼無地不可言誠正誠於滿漢諸臣之中擇其老誠端謹博通經史者俾其出入侍從朝夕顧問以仁義道德之言優游漸漬於旁則

聖德之成有莫覺其然而然者而其本則尤在

皇上之心一於敬敬則聲色玩好之物不足以惑此心而經史典籍自見其旨趣也敬則豐亨豫大之境不足以蕩此心而古今因革生民休戚自得其利弊也敬則椎

謀功利之説不足以蔽此心而正誼明道正心誠意自覺其非迂也夫然故衆君子共進於朝而不以爲黨一君子獨進於前而不以爲矯有時聞君子之言而悉通其旨有時未聞君子之言而已得其理此聖學之源聖德之本而職司啓沃者所當加意也不然而屑屑焉徒經筵之是恃將經筵之時暫而不經筵之時常也經筵之時端拱而陳者不過一二人而不經筵之時乗閒而進者不知其幾人也經筵之人則人主所敬而疎之人

而不經筵之人則人主所狎而親之人也欲望君德之成也豈不難哉

修省

天之愛人主與愛天下之人不同天之愛聖主與愛庸主又不同天下之人其所行有得失止及其一身耳至於人主則固天所生之以乂安元元者也而聖主者則尤天所篤生以寄其乂安之任者也任之者重則其望之者不得不深望之者深則其責之也不得不切故一

有失焉則變異隨之矣一不警焉則怪異隨之矣是非寛於天下之人而苛於人主也非寛於庸主而苛於聖主也天若曰是人也吾何如任之而未能稱吾任也吾何如望之而未能塞吾望也爲之變怪以警懼之或者其終能稱吾任乎或者其終能塞吾望乎由是言之天之厚愛之者將以厚責之也天之厚責之者又所以厚愛之也故爲聖主者苟遇災變必悚然而懼惕然而省務修其德而畋其政以迓天休是以雖有災變而不能

為害乃者彗星地震先後疊見愚以為其災其祥皆未
可知所可知者惟
皇上之能省而已自古人主當災祲下降未嘗不頒罪已
之詔未嘗不下求言之令然而天變未必盡弭天意未
必盡回則今
皇上之省有益無益亦未可知所可知者惟
皇上務省之實勿務省之名而已省之之實執事所謂崇
源綜要是也崇源之道在正身綜要之道在寬賦斂緩

刑罰振士氣何謂正身蓋人主之身天心所係屬也身有淑慝而天象因之故一動念必自省曰此可以對天乎一舉步必自省曰此可以對天乎一飲食一衣服一宮室必自省曰此可無咎於天乎事事不敢忘天念念不敢忘天則修省之源得矣何謂寛賦斂古之治世者必以富民為先而今也惟催科之是急非有水旱饑饉之災而民不給於藜藿此宜天心所憫也夫軍國之需固不可闕矣豈無冗兵冗費可減以紓我民者乎豈無

汙萊棄地可闢以寛我民者乎今不務議此而苐蠲其逋賦逋賦者是姦胥汙吏之所侵漁而非良民之所負也蠲之適以惠姦人而何足以回天乎是故逋賦可不蠲而正賦不可不議漸減也何謂緩刑罰古之用刑者反覆戒諭其臣惟恐其濫於無辜也今也失出者有罪而失入者無咎法吏惟恐獲罪則務為深刻所坐愈大深刻愈甚雖豪猾大憝多伏其辜豈無寃抑而自誣者乎豈無株連而可憫者乎近雖奉

詔肆赦而事涉重大仍不在赦例則是無辜者終無以自
雪也無乃非上天仁愛之意乎是故罪果確當者雖輕
可不赦而罪在疑似者雖重不可不赦也何謂振士氣
古之為治者必曰重士謂其能誦法詩書者也謂其能
守正不渝者也謂其知天下大體者也故雖他途不妨
參用而必不使並於士雖取士之法不一而必使士常
重於他途今也裁其進取之數艱其銓選之途使講道
論業之儒偃蹇而不得進進而不得用其氣鬱而不伸

亦足以致天變是故士習當敕而士氣不可不振也此皆修省之要也

皇上誠以實心為之以此誠民即以此敬天天下之人孰敢不革心易慮以稱我

皇上之意而共邀天眷然則赦條頒而有司之不奉行非所患也嘉謨陳而部議之不採取非所患也中外羣工不能洗心滌慮直省督撫不能洞燭幽隱非所患也何則

皇上者羣臣之凖四海所視而傚也故修省之實不在有司不在部寺不在中外羣工不在直省督撫而惟在

皇上未有祁寒暑雨之咨日切於宸衷而有司敢匿其仁慈者也未有懸鞀止輦之忱日切於堂陛而諸臣弗體其虛衷者也未有省躬責已視民如傷之意日篤於深宮而內而百僚外而督撫不能仰體君心者也萬一有之黜而去之可也責而儆之可也去一以勵其餘可也其何足慮之有誠如是行且災消變弭天心昭格曰是

果能稱吾任也是果能塞吾望也雖謂彗星地震祥也非災也亦宜

治法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寛詰姦鋤暴而不厭其嚴治其纎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不厭其簡以之為政則和而平以之為法則順而祥以之振風俗感人心無所施而不得其宜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卓然於萬世而莫與京也茍不審其中而徒

徇於一偏方其寛也則姦宄肆行而不知詰方其嚴也則無辜觸網而不知恤方其煩也則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紀方其簡也則教弛法廢而上弗知飭安在其能振風俗而感人心乎漢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遺意者則以其寛嚴煩簡偶合於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則以合而有未盡合也治亂之故盛衰之理一言以蔽之矣今

皇上紹承先烈思所以整齊風俗和輯人心則寛嚴煩簡之閒誠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竊謂今日為寛嚴煩簡之

說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見周禮之委曲煩重則以為宜用煩見太公之三月報政則以為宜用簡見漢高三章之約則以為宜用寛見諸葛嚴峻之治則以為宜用嚴夫周公之治周誠煩矣然其間豈無簡者存乎太公之治齊誠簡矣然其間豈無煩者存乎漢高孔明誠一以嚴而一以寛矣然寛者豈無用嚴之處嚴者豈無用寛之處乎蓋寛嚴煩簡者為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寛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為治之大要隨乎事

者也故善為政者貴因時而知變又貴因事而知變苟謂時可寛而一乎寛或可嚴而一乎嚴猶未知寛嚴之變者也謂時可簡而一乎簡或可煩而一乎煩猶未知煩簡之變者也

皇上垂統方新比之於周則正成康制禮作樂之會也其道宜用詳擬之於漢則又文景與民休息之會也其道宜用寛此今日之時則然也然以其事論之則又有不可概論者愚請得指其一二而其他可以類推焉今日

之宜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寛者在錢糧之詿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貪汙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隷得與縉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而法制不立其閑將何所底止乎宜命禮臣酌其差等不厭精詳務為定式庶貴賤不踰而朝廷之名器足為重於天下此以詳為貴者也簿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為信者也然今上之施於下者非必其

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下之申於上者亦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而徒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務在必行不為虛文庶官吏得盡心於職業亦以少損姦豪之虛偽此以簡為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寛矣然以分毫之拖欠而遭黜革以限期之稍踰而加譴譴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録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之有罪而禍及親屬不已甚乎此宜以寛為貴者也吏胥之

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舞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為責者也故愚嘗論之曰寛而詳者為體嚴而簡者為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謨無踰於此雖然猶有進焉夫寛嚴煩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

皇上之一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其政之未盡適中亦其心有未純焉是故以至仁為心而無雜乎偏

私以主敬為心而無入乎怠弛此又
皇上用寛用嚴用煩用簡之本尚無是心雖施之政事者
盡得其中亦漢唐宋之治而非唐虞三代之治也豈天
下之所望哉
謀斷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獨斷而能成者也亦未有不合衆
議而能斷者也以斷而成其議則是非一而不患有聚
訟朋比之紛以議而濟其斷則衆論諧而乃以見師濟

一心之盛三代之隆其時議論不盡見於詩書然嘗由周官所云議事以制者推之則知當日建宫晝井凡國家大典必博訪羣臣各陳得失然後諸大臣裁斷於上不因其紛紜滋擾而厭之惟斷之以理而不惑於似是是以政成事立而天下便之向使止任一已之見而不參考於衆論參考於衆蹐而或厭其滋擾使之顧忌而不敢盡言則利害必不能盡晰是非必不能盡當雖聰明齊聖之君秉德廸知之相亦豈能致天下之治

如當日之盛哉三代以下治不古若無他或衆議紛紜而上不能決或君相多忌而公論鬱塞是以知者不敢言言者不敢盡而政日以乖然則議論之得失其關於時政豈淺鮮耶愚竊觀今日議論之弊與前代異前代之弊在議論之多今日之弊在議論之少

國家創制立法斟酌古今羣臣章奏未嘗不下部議事稍重大未嘗不下諸大臣會議然愚以為議論之少者何也前代議論惟其執偏挾私而不欲言則已茍其胸

中所欲言則未嘗有所忌諱今
朝廷雖大開言路無有忌諱而議者未能深體上意往
往跼蹐而不敢盡是以雖章奏日上而試問引裾折檻
者何人也碎首玉階者何人也言及乘輿而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而宰相待罪者何人也惟其角立
門户者則言之浮泛塞責者則言之至於社稷之大計
生民之利病則固未嘗盡陳於上議論既少上之人雖
善斷亦豈能盡晰其利害盡燭其是非而罔或不當哉

故愚以爲今日要務非有以大破其忌諱之見而廣開議論之門不可議論之門既廣其閒雖不無蓄疑懷私雷同詖𨚫者雜然並出然在上之人有以斷之耳非所患也今人皆曰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不振然熙寧元佑之敗壞者議論也慶歷嘉祐之致治者亦議論也洛蜀朔黨之分爭者議論也韓范富歐之相濟者亦議論也議論果何負於人國哉若夫斷之之道則愚又得而言之矣天下事未有不講究於平日而能獨斷於

臨時者也不講究而能斷者其所謂斷亦斷其所斷而非聖君賢相所謂斷也是以古之帝王雖聰明天亶必親師傅必誦詩書正直之士未嘗一日離於側也規誨之言未嘗一日絶於耳也而其大臣亦相與考究古今洞晰事幾是以事至而不惑言入而即辨此三代之世所以能總衆論而歸於一也今

皇上將總攬萬幾宜勤御經筵留心典墳而又選方正博聞之士日侍左右與之講道論德究晰民瘼執政大臣

亦時時親近儒生考求義理虛訪利病天下之事既熟悉於中一旦臨事出其所素定者斷決於上必能使衆論歸一疑似不淆既無盈庭莫執之憂又無偏僻自用之病以此為政何政不成以此圖事何事不立是文武再見於世而周召畢散韓范富歐復生於今也亦在君相加之意耳豈憂天下事之不可斷哉

銓政

人才不患其壅滞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

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樂於其職而不見有陞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而不覺其遲授之遲上之人徐擇而用之才愈多則官益得人用之愈遲則天下之才益磨厲而有以效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者無他鼓

彛之道得焉耳後世之人才非加多於三代也建官非加少於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滞者無他鼓彛之道失焉耳今

國家選法初授者以考定先後為序陞遷者以歴俸多寡為序一出於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選途日艱宜執事緦緦以壅滞為慮而欲求疏通之法為鼓彛之道也然愚以為今日之銓政當以鼓彛為疏通不必以疏通為鼓彛鼓彛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

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銓法之常而英流閒得超擢以登以通銓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磨厲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見有壅滯之形竊以為凡今在籍候選之人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陞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既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滌厲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遥

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遷陞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尚何壅滯之足慮哉此所謂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為疏通者也今日銓政之要也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夫今仕路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固

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廢也然其中豈無冒

濫而當核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踊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一曰考課之典宜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撫察所屬貪汚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濫施即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於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參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為掾吏既可息姦猾之

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䟽通銓政之道也

察吏安民

談吏治於今日欲舍錢穀刑名而講安民之術迂矣然置安民之術而止求全乎錢穀刑名恐民不得安而所謂錢穀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夫錢穀刑名者必民安而後其效可奏未有民不安而錢穀刑名克奏其效者也故善為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不求錢穀刑

名於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見有民不見有錢穀刑名其繼也民治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治此兩得之道也不善為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故其始也見有錢穀刑名不見有民繼也民𡚁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𡚁此兩失之道也然則課吏之法無他亦惟以民之安不安課其錢穀刑名而已今國家課吏錢糧之稽遲者有罰刑名之失出者有罰此亦欲其就安民之中兼全乎錢穀刑名非欲其舍安

民而止求錢穀刑名也乃奉行者不察止顧錢穀不問民力止顧刑名不哀民命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朘民膏而不惜苟可以免降謫之科則致民枉而不悔此甚非所以奉宣

朝廷德意而致天下於治平之域者也夫治必隨時而變法必因獘而革向者明季之吏治獘在徇名而忘實為吏者借安民之名而置錢穀刑名於不道究之錢穀日耗刑名日弛而民愈不得安故

國家立法不得不微重在錢穀刑名重在錢穀刑名者所以求安民之實效而無溺乎安民之虚名也今日之吏治獘在徇末而忘本為吏者以錢穀刑名之故而日困其民究之民困於錢穀而錢穀愈不可治民困於刑名而刑名愈不可治故今之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民者所以正錢穀刑名之源而無徇乎錢穀刑名之流也則所以稽吏治能否而合於古之所謂吏者其法有二一曰於錢穀刑名之中課其安民之效夫錢

穀之催徵固急矣然必催徵之有法而不至以催徵病民者方為錢穀之最刑名之問擬固急矣然必問擬之平允而不至以問擬病民者方為刑名之最此則就錢穀刑名為安民者也一曰於錢穀刑名之外課其安民之效夫錢穀固不可緩而錢穀而外如勸農課桑諸務古有其制矣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刑名固不可輕而刑名而外如讀法憲老諸務古有其典矣獨不可舉而施之乎此則舍錢穀刑名為安民者也夫如是將民安而

錢穀日豈是安民即所以為錢穀而不必問擬之是急也何吏治之不可登何古治之不可復是在察吏安民者一舉而振之而已不然而役役焉所重在彼所輕在此民生敝而逋欠益繁姦宄益出非所以為斯民計亦豈所以為錢穀刑名計哉

漕運

漕運之法三代以前無有也以漕運而裕國秦漢以來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師之重而仰給於遐方天下無

事則有侵漁遲誤之弊天下有事則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長治也謀國者當以三代為常而以秦漢為變經其變所以為一時之利復其常所以為萬世之計故竊嘗以為漕運無得失也漕運之多寡即其得失漢之初漕山東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其後則歲六百萬唐之初歲不過二十萬至其後則三歲七百萬宋之初亦不過數十萬其後四河所運至五百五十萬夫其所以不得不多者何哉養兵之太多也

冗員之未盡去也西北之荒田未盡墾也苟不去其所以不得不多之原而驟復於不漕自裕之法乃區區講於漕運之得失不已末乎

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漕運最為重務今欲驟然廢漕其勢固必不能而以為裕國之本專在於此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愚請先就漕論漕而徐探其本計可乎夫輸輓之所以愆期者以沿途之留滯也欲沿途之無留滯則莫若責之督糧諸臣旗弁之所以侵沒者以收納

之不精詳也欲收納之精詳則莫若責之倉場諸臣若夫海運與河漕並行此固元世已行之事然愚以為海運不可行也元雖獲海運之利而今歲飄没若干明歲飄没若干數十年中民之納於鯨鯢之口者不知凡幾矣至其季世終以不給海運之效亦可睹矣以明祖之深謀遠慮豈不知海運速而河運遲海運省而河運費豈不知河海並運可以無咽喉之變然卒舍海而就河者蓋親見元世之利害而不欲以民生國計試之波濤

也況今海氛雖靜餘孽未盡而可冐險以爭區區之利耶河之害漕者在韋漕河諸水盡瀉入海也故河決之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治之之法以漕避河不若以河避漕夫河之勢合則易潰分則自殺誠於河之南北相其地勢析其支流條分而派別之大者為川澮小者為溝洫則勢分而河安河安而漕安此皆就漕論今日之良策也而裕國之本則不在是焉裕國之本其必墾西北之閒田而

寛東南之輸輓乎墾田之所以無成效者非墾田之難而未得其人未得其法也天下之大豈無能罷騎兵留屯田如趙充國其人者乎豈無能大治諸陂穿渠溉田如鄧艾其人者乎豈無能就髙為堡列柵二十如韓重華其人者乎誠能重爵位以尊之一事權以委之久任使以俟之必有竭盡忠力出而稱朝廷之旨者然後為之清其疆理闕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

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為迂闊而不暇為間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

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

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偽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為之所愚以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

之法制為之防耳茍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茍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

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為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偷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為州縣之師長重其禄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偷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

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於奢儉淳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為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凡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為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為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於境内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即以風俗之淳疵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

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内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且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為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三魚堂外集卷三

三魚堂外集卷四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策

郊祀

郊祀分合之議自漢以來紛紛莫定久矣竊以為皆執其一偏而未博觀乎古人之禮也夫不博觀古人之禮則各操所見而不能相通主乎分者以分為是既知有

分而不知有合主乎合者以合爲是復知有合而不知有分按其說則皆有可行之理究其歸則皆有難通之失宜其歷千百年而紛紛莫定也夫古之郊祀不專主分亦不專主合周禮所謂冬至圜丘祀天夏至方澤祀地此固主分矣然圜丘而外有孟春祈穀之舉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有孟夏祈穀之舉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有季秋大享之舉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一歲而祭天者四而又有因事告祭之舉如舜之類上

帝武王之柴望此其間有分有合有其合者以見父母之當並崇而王者事天之心以盡有其分者以見母之不得抗乎父而王者事天之義以備此古人之禮所以盡善而無間也今不考其全而見其合也則以為是必不可分見其分也則以為是必不可合分合之論互峙而不定而典禮之晦也久矣故竊謂今日郊祀之禮分與合當並用不當偏循也分合並用而時勢有難行者則法古人之意而變通其迹可也古者天子出入儀衛

簡省而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得以盡力於齊祭之事故一歲數出不以為煩後世海内為一皆統於上機務之繁億倍於古而又儀物滋多兵衛盛衆非可一歲而數出也夫分合既當並用而一歲又不可數出莫若以其合者每歲舉之以其分者五歲舉之分之歲則不必舉其合合之歲則不必舉其分既可伸其父母並崇之念而又無毋抗乎父之嫌既得古人分合並用之意而又無一歲數出之擾尚何有異論之難一而典禮之不可

定也哉然愚更有進焉蓋今日郊祀之禮宜講求者不獨一分合之議也唐長孫無忌曰三代以來無父子同配明堂者故周不以文王配天者避稷也則配享之義古有定論矣今

國家既尊

高皇帝而殷薦於南郊必尊

章皇帝而侑享於明堂則當析衷而論定者此其一也禮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則郊之用辛古有

定論矣後儒徒泥日至之文而不考用辛之義遂使對越上儀行於閑闕不省之侯則當折衷而論定者此又其一也夫既有以定其分合之議又有以盡其配享之文正其上辛之吉則郊祀之禮庶乎萬世不易而承天子民之道胥於是焉在矣

經學

六經者聖人代天地言道之書也六經未作道在天地六經既作道在六經自堯舜以來衆聖人互相闡發至

孔子而大備不幸火於秦微言大義幾於湮没至漢興諸儒索之於燼煨之餘得之於屋壁之中收拾殘編斷簡相與講而傳之於是言六經者以為始於漢矣然漢儒多求詳於器數而濶略於義理聖人之遺言雖賴之以傳而聖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歴唐及宋至濂洛關閩諸儒出即器數而得義理由漢儒而上遡洙泗然後聖人之旨昭若白日而六經之學於是為盛是故漢宋之學不可偏廢者也然其源流得失不可不辨矣辨其

源流猶易辨其得失則難辨漢儒之得失猶易辨宋儒之得失則難欲辨源流取兩漢儒林傳及伊洛淵源錄考亭淵源錄閱之一展卷而昭昭矣易之始於田何分為施孟梁丘而定於王弼又定於程傳朱本義也書之始於伏生分為歐陽大小夏侯而定於孔安國又定於蔡九峰也詩之分為齊魯毛韓而定於鄭康成又定於考亭集傳也春秋之分為公羊穀梁左氏而定於何休范甯杜預又定於胡文定也三禮之始於高堂生戴聖

劉歆而定於鄭康成又定於朱子之儀禮經傳通解也漢宋兩代之儒析角奪席於千有餘年之閒者可歷歷數諸掌也若論其得失則必有高於諸儒之識然後可辨諸儒之惑有大於諸儒之力然後可以斷諸儒之誤即未能大且高而不甚相遠然後能窺其堂奥而見其精髓程子所謂身在堂下焉能辨堂上之是非此與徒辨其源流者難易懸殊矣然而辨漢儒猶易辨宋儒則難者漢儒之所爭者不過郊壇之分合禘祫之大小明

堂世室之制皐庫雉應之位祥禫之月日律呂之上下皆有迹可尋有數可稽故雖煩而易究至於宋儒之所爭者每在於太極之動靜先天之順逆理氣之離合知行之先後其得者足以救漢儒之支離其失者遂入於佛老之虛無一字之誤認而學術由之而頓變一言之謬解而風俗由之而盡移易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非好學深思不能辨也然愚謂此不難辨先儒固有定論矣自堯舜而後羣聖輩出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

也自秦漢而後諸儒輩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故黄勉齋蔡西山之徒從之於前真西山魏鶴山之徒從之於後無異詞也在元則許平仲吴草廬從之在明則薛文清胡敬齋曹月川羅整菴從之無異詞也自姚江之學興而目之為支離指之為影響甚且詆之為楊墨而學者遂惑於所從然其獘也至於流俗敗壞人心陷溺天下崩潰其明效大驗亦可覩矣故愚嘗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

子者為正學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學漢儒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絶其道勿使並進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學者庶乎知所從矣

道統

天下之盛衰自道統之明晦始君子之欲維持世教者亦必自辨道統始唐虞三代之世其道不待辨而明者

統出於一也唐虞三代而後不辨則不明者統散於下也故董子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居今之世而不明道統之所自在上者何以為臨民出政之本在下者何以為立身行已之方乎今日道統之辨遡其源則本於洙泗而求其要則必宗於宋儒洙泗之學晦而道統息矣宋儒之學晦而洙泗之統息矣明自洪永以後迄於成弘其君相之所奉以為政學士之所稟以為式㫖

嘗不宋儒是兢兢哉故其治隆俗古夐絶漢唐無何異端紛出持身者流入於晉魏講學者迷溺於佛老以方正為迂闊以傳註為塵腐教弛俗敗而宗社隨之生嘗推論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嘉隆以來諸儒也今國家方表章聖學而執事以道統下詢且殷殷於有宋諸君子也此真知天下之本務者矣生請因明問而極言之自宋以前非無發明洙泗之傳者也然或語焉而不詳或駁焉而不純荀卿之僻陋也楊雄之艱深也文

中子之昧於進退也其不得與道統之傳固無論矣最高者莫如漢之董生唐之韓子然董知正誼明道之旨矣而不免雜於陰陽韓知道德佛老之辨矣而不免昧於性善向非周程張邵朱六子者崛起於宋室則道統或幾乎息後之人雖欲聞洙泗之傳其孰從而辨之故夫此六子者非特有宋一代之光實千百年道統絕續之所係也若論其先後難易則周子倡之於百家異同之時而有廓清之難朱子集之於統緒未一之日而有

會通之難二程張邵倡和發明於邪正未判之際則有
翼戴之難是六子之統有先後而未嘗有難易也論其
始終同異則周子主理而理即數之所起邵子主數而
數即理之所寓明道寛和而寛和之中未嘗無嚴厲伊
川嚴厲而嚴厲之中未嘗無寛和露才者張子也而才
要本於敬則其才為張子之才而非一切浮競之才主
敬者朱子也而敬自發為才則其敬為朱子之敬而非
曲學小儒之敬是六子之學有始終而未嘗有異同也

但非周程張邵則洙泗之學不明非朱子則周程張邵之學不明故生以為漢之世當尊孔子而今之世當尊朱子朱子者周程張邵所自發明而孔子之道所自傳也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張邵即所以尊孔子尊孔子而非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說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四書五經之註固學者所當奉以為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極圖通書東西銘皇極經世諸書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於學宫俾學者

肄而習之而又選敦厚有道術者為之師表使之不惟誦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則天下曉然知宋儒之學為天下之正學為洙泗之真傳而向之嘉隆以來之學得罪於聖教得罪於國家有君國子民涖官臨政之志者當擯而絶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將見濂洛關閩之儒接迹於世而凡一切章句之習異端之誣不待痛斥而息矣道統明而國家無疆之休從此出矣愚生竊有望焉

帝王之取士也考之以言試之以功不以功則人之能
否不可得而見不以言則人之愚智不可得而辨此對
策之制所以古今不可易也虞書曰敷納以言又曰敷
奏以言此即對策之始矣但其時有策之實無策之名
至漢鼂錯公孫弘董仲舒之徒以策顯於時世遂謂對
策始於漢其實非也策之體與奏疏相為表裏自其立
朝之時因事上獻者則謂之疏自其進身之始承問敷
對者則謂之策就漢言之如賈山之陳至言賈誼之論

治安此疏也即策也若鼂錯公孫弘董仲舒所對此策也即疏也對策之制誠古今不可易乎今

皇上罷黜八股特崇策學此直上法唐虞非特為漢唐所為而已然欲收策之益必去策之弊欲收其益而不去其弊則將羣而為剽竊為空疏為雜霸為迂闊如執事所慮者雖然愚以為此不足慮也但在主試者嚴去取辨真偽則其弊自去矣何則士之所以為剽竊者以剽竊之售也剽竊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淹博也夫剽竊

之與淹博易明也淹博之文出入今古而不嫌其煩究極天人而不嫌其奥鉅細畢陳精粗悉備而不嫌其雜剽竊者竊其貌不能竊其神飾於此不能不露於彼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淹博者出矣淹博者出則剽竊者退矣而何有於剽竊之弊士之所以為空疎者以空疎之售也空疎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清通也夫空疎之與清通易明也清通之文淺言之而自深質言之而自文粗言之而自精空疎者舉其一不知

其二見其偏不知其全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清通者出矣清通者出則空踈者退矣而何有於空踈之獘士之所以為雜霸為迂闊者以雜霸迂闊之售也雜霸迂闊之所以售者以其似通達似正直也夫雜霸之非通達迂闊之非正直易明也通達之言必依仁義而雜霸則刻核而已正直之論必切時宜而迂闊則塵腐而已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通達正直者出而雜霸迂闊者退矣何有於雜霸迂闊

之獘愚故曰此皆不足慮也若夫愚之所慮則有在矣夫士之抱所學以進獻於上者非徒貴明其理又貴養其氣氣不壯則雖有積學鴻儒退縮而不敢言何自而陳於上上之人又何自而收其益乎欲養其氣則必釋其所忌使之無所疑畏然後其氣壯而其言得以自盡士氣壯而言盡然後朝廷有以收其益而不至為無用之虛名愚觀今天下之士猶不能無所諱忌對策之際往往務合上意上之

所是策亦是之上之所非策亦非之要以得第而止
而主試亦兢兢磨勘是懼一有所觸不敢復登如此
則氣何由得壯而言何由得盡乎故愚以為今日策學
之獘不惟患其剽竊也患在有眞實之見而不敢陳不
惟患其空疎也患在有精詳之識而不敢獻不惟患其
雜霸迂闊也患在有正大切直之言而不敢進
聖人在上而天下不得盡其所欲言是豈獨一策學之得
失哉竊恐自兹以往相習成風苟合取容何所不至故

願

皇上以大開言路為取士之本苟有益於國家勿嫌其戇苟有裨於民生勿惡其直雖有小疵勿輕棄之以養其敢言之氣雖有可疑勿深督之以勸夫能言之人

朝廷有懸鞀止輦之風則天下以緘黙為羞公卿有折檻引裾之節則四方以阿諛為辱天下之士曉然知

皇上無所忌諱莫不奮而思進其所學氣壯而言盡而主試亦得以取其忠直無所屈折今日能直言得失於風

櫓寸晷之間他日即能直言得失於堂陛森嚴之地今日之策即他日之奏疏行見臯夔之典謨伊周之訓誥將出而共助

皇上興疆之治區區漢之董賈宋之歐蘇何足並驅方駕也哉

弭盜

古今弭盜之術與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既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

吾民耳民非樂為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為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鄙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恒賦用其一

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户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尚者虚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税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為盜賊無自而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

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萑蒲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為之所乎故愚以為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

不能詰盜不足憂勸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但在

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為輕廉恥為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錮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恒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自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為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

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剿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為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脅從撫可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

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處未之前聞

東南水利

治水於東南與治水於西北異治水於今日之東南與治水於昔日之東南又異西北多平原廣野阡陌之制久廢溝洫之制久湮欲疏而導之也難東南一澤國也無地非水無地不可行水浚而通之易耳昔之東南聲教猶未盡通也疆域猶未盡一也疏於此者不能不塞

於彼疏於一時者不能不湮於異日今之東南皆一王之版圖也疏瀹排決惟上所令耳然則今日興東南之水利以為農桑之本者亦在乎

朝廷加之意而良有司奉而行之耳非煩八年四載之勞也生請因明問而極言之生聞地利無盛衰也政教之所詳則盛政教之所略則衰秦漢以前西北盛而東南衰者其政教略於東南而詳於西北也晉宋以來西北衰而東南盛者其政教略於西北而詳於東南也自

漢季迄於六朝中原多故而江左偏安賢士大夫皆盡力於東南則其勢始盛唐之季也李氏錢氏保安而休息之則其勢又盛宋自建炎以來其君臣盡力而經營者東南數州也則其勢又盛然則地利豈有常哉

朝廷誠加意於生民而務博其農桑時緝其隄防而疏浚其溝渠則天下一也何曠廢之虞而東南西北之異哉若今浙西諸郡歲苦淹潦者生以為此疏鑿之不時經畫之未詳耳浙西之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

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江旁諸浦則又三江之肘腋也顧昔之為江者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為浦者三十有六而今則僅存白茅黄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宜不至於大患也前代治東南之水者宋莫詳於郟亶單鍔而明莫詳於夏原吉郟亶主於築隄捍田而單鍔主於滌源濬流亶之說可以防一時之害而鍔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亶而緩則宜從鍔二者相時而舉之可也至於

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事之可舉者乎然此不過就東南論東南耳若欲興萬世之利而建久安長治之業則執事所舉虞文靖之策不可不急講矣夫三代之世未聞取給於東南也而漢唐以來始以東南之粟食西北之士既有轉輸之苦又有不虞之憂此可不為之慮哉故生以為文靖之策其利有五西北獲一石之粟東南省數石之費利一溝洫既成水有所洩外可以防海患而内可以防河患利二阡

陌既成寇盜不能馳驟利三江淮有警無咽喉之慮利四由畿甸而推之河北由河北而推之關陜上下殷富南北同風利五誠如是則成周三十年之通西漢粟紅貫朽之盛可計日而俟矣豈惟東南之人實受其賜也哉

賈董優劣

天下之士惟才學兼至者為上不幸而有所偏勝與其才勝於其學也毋寧學勝於才何則才勝之人明於事

而熟於勢人君用之則國體立焉國勢安焉然其失也純駁兼施義利雜用有可見之功而未必無可憂之慮學勝之人守於理而秉於義人君用之或迂而罕效焉或拘而難達焉然其得也道足以格主而操足以範俗無一時可著之效而有積久可恃之功明乎此者可以辨賈董之優劣矣賈生者漢之名臣也董生者亦漢之名臣也當文帝之時諸侯强於内中行說之徒謀於外而朝廷所以厲風俗厚德澤固根本正體統者又皆未

有其具上下恬然不知憂戚乃賈生獨爲痛哭流涕於其間考其所陳皆鑿鑿可行此固絳灌之所不能言而鼂錯袁盎之所不能知也則賈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武帝之時主驕而臣諛所事者征伐所尚者聚斂所用者嚴刑峻法見其利不見其害計其功不計其道而董生獨持正議於其間觀其廷對之言於禮樂教化之際未嘗不反覆而陳之也於公私義利之辨未嘗不正色而道之也於傷肌膚斷支體之習未嘗不咨嗟而戒之

也此固公孫弘石奮之所不敢陳而張湯孔僅之所不欲聞也則董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使賈生之策用於前則漢有久安長治之業董生之策行於後則漢有更化善俗之休是二子者固未容優劣也然嘗試以其言考之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其源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

義理者與性情爲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賈之言其最精者在審取舍定經制而已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有之乎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有之乎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有之乎董之所蔽者獨陰陽災異之說耳使并此而去之雖與關閩濂洛比肩可也董豈賈之所及乎蓋賈生者以才勝而董生者以學勝才學之分優劣之辨也鼂錯之才近於賈生然其才益露而其敗立見其學賈生而不得者乎貢

禹匡衡之學近於董生然其學益拘而其業益卑其學董生而不得者乎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為迂闊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末流之獘又優劣之辨也要之賈生亦何可及也以聖門言之董生狷者也賈生狂者也夫子思狂者而不得然後欲得狷者而見之蓋狂而不學則不如狷狂而學焉則固出狷之上也嗚呼使賈生之才而加之以學又豈董生所可及也哉

雲臺二十八將

人臣佐主非飭躬厲行之為難而定其規模之為難非攻城野戰之為難而立其根本之為難何謂規模豪傑歸心羣材輻輳是也何謂根本元元歸命海內向風是也規模誠定根本誠立雖寇盜未息土宇未一而天下之勢固已牢固而不可拔人君而知此則於君為特優矣人臣而知此則於臣為特優矣以此為品品莫高焉以此為業業莫隆焉若夫厲其廉隅守其謙退內之有守城捍禦之勞外之有斬將搴旗之功此可謂之賢臣

能臣矣將以冠於羣臣之上曰特優則未也是故漢高之臣特優者吾不曰韓信黥布之徒而必曰蕭何光武之臣特優者吾不曰寇恂馮異之徒而必曰鄧禹何則定其規模立其根本者何與禹也何之告漢高曰養民以致賢人禹之告光武曰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是二人者其心同其識同其品其業亦同知此可以論雲臺諸將矣考之漢史雲臺諸將皆與禹不相上下平赤眉定關中威震三輔禹不如馮異斬張豐破隗囂執法不貸舍

中兒禹不如祭遵守河內而轉餉不絶守潁川而盜賊不作禹不如寇恂降朱鮪走青犢破五校禹不如岑彭賈復北定彭寵東攻張步西取公孫述禹不如耿弇吳漢他如任光邳彤李忠萬修之追隨薊北也王梁蓋延景丹之擊賊以歸誠也銚期之威信著於魏郡也陳俊之堅壁以困賊王霸之詭辭以安衆劉植之據城以迎師也耿純之請正帝號朱祐之奏除王爵也臧宫馬武之鳴劍而志馳伊吾堅鐔馬成之繕障而身當矢石也

杜茂劉隆傅俊之平鴈門討李憲擊王尋也孰非一
時之俊而感會風雲稱為佐命者耶具品其業豈遽出
禹下哉然此不過定一方陷一陣效績於一時耳而天
下之規模根本則不在焉蓋光武所以得天下者有數
端而皆自禹發之尊賢下士耿况以此服從矣黜陟官
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悦矣平王郎燒棄文
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
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首以卓茂為太傅以奬循吏民

生以此康阜矣所謂延攬英雄者非耶所謂務悅民心者非耶此固寇恂馮異之所不能言耿弇賈復之所不能知也此固智謀勇略所不能並而拔城陷陣之功所不能比也向微禹孰啓之而孰相之方其杖策追隨之時一言而定治安之略一日而決興亡之機河北未平中原未靖隴蜀未臣而天下之勢固有所在矣論品品莫高焉論功功莫隆焉愚故曰光武之臣特優者禹也是故雖有高陵之敗不足為禹損雖有宜陽之遁不足

為禹貶雖屈於延岑誤於馮愔不足為禹咎何則其規模誠定而根本誠立也若夫定河東復長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此特禹一時之功耳事毋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亦禹一節之善耳諸將人人能之豈吾所以優禹哉光武之不得不首禹猶高祖之不得不首何也高祖不以百戰百勝之信越加於養民致賢之上光武不以折衝奮擊之耿賈加於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上此其所以終有天下歟後之帝王程功計品者當視其

規模根本之所在以爲高下唐之淩烟閣長孫無忌爲首夫無忌雖有定難之勲然所以定規模立根本者不如房杜逺矣而居房杜之上何足以服天下耶然則太宗之見其去髙祖光武不亦逺哉

馬援

帝王之爵賞惟其至公而已不以踈而加薄不以親而加厚其薄之者必其人之當薄者也而我何心於薄其厚之者必其人之當厚者也而我何心於厚夫是之爲

至公若夫有心於厚之非公也有心於薄之亦非公也
爵賞而不以公何足為萬世法乎異哉漢明帝圖功臣
而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也夫謂之功臣者亦問其能
披堅執銳拔城陷陣否耳問其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否耳問其能拾遺補闕裨輔朝廷否耳使其人而無此
數者則固當擯而抑之不得以椒房之故而濫與也其
人而有此數者則自當尊而顯之亦安得以椒房之故
而不與哉考之史傳馬援之功為不少矣坐制公孫粟

圖隗囂者援也西平羌亂南破交阯者援也內之則聚米以陳形勢外之則據鞍以示矍鑠者援也計其功烈即不得與馮鄧比肩乎亦何至出銚期堅鐔下哉且夫援又非如信布彭越之徒恃功驕恣而功不掩過者也雖氣冠三軍而恂恂儒雅有退讓君子之風假令援而尚在帝雖置之輔弼可也冠之百僚上可也如竇嬰霍光之以懿親秉政可也況區區一雲臺之圖畫引而列之其誰曰不然而奈何以椒房之故而擯不與耶噫朝

廷之名器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塗山不得顯於
夏申呂不得顯於周矣帝王之褒寵必舍椒房之親然
後可則是虞賓不當與師濟之列尚父不當蒙鷹揚之
稱矣大道之為公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文祖之
受足以累重華丹書之拜足以累寧考矣噫所謂公者
果若是耶帝徒見椒房之親為患於前呂產呂祿椒房
之親也霍山霍禹椒房之親也王鳳王莽椒房之親也
故以為寧屈元勲而無開寵倖寧抑賢豪而無生亂階

寧使人謂功因親掩無使謂爵以親崇此帝於授所以寧薄無厚也帝以為是可以示公於天下矣而庸詎知有功不報非所以為公耶庸詎知功同而報異非所以為公耶庸詎知有心厚之與有心薄之俱非所以為公耶推帝之心不論賢否不問高卑非親者禄為戚者退雖有被堅執鋭抜城陷陣之功置而弗問雖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功置而弗問雖有拾遺補闕裨輔朝廷之功置而弗問幸而鄧禹馮異未有椒房之親耳使禹

異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幸而寇恂賈復未有椒房之親耳使恂復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且援亦止於援耳等而上之使援為伊呂周召亦將不得與為臯夔稷契亦將不得與由此觀之公耶否耶夫天下之道惟其公故可以垂法萬世而無獘有功必錄有罪必誅此天下之至公也有功而不錄則亦將有罪而不誅其獘曷可勝道哉是故有雲臺不與之馬援勢必有殺郗鄉侯暢而不問之竇憲勢必有拔扈不可制之

梁冀孰非明帝有以啓之耶後之帝王欲示公於天下者亦循其理之當然可矣愼無有心以求之哉

姚崇十事

大臣之事君也必先有以堅君意而後天下之治可成也君意未堅而欲與之圖治則吾以寛仁進而君且流於殘薄矣吾以弭兵進而君且溺於好大矣吾以防微杜漸輕賦節用之說進而君且不勝其牽引矣吾以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說進而君且目為迂闊矣是故始

乎堅而終乎怠者有之矣始之不堅而能成其終者未之有也三代以來如伊尹傅說之於商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雖其王伯異趨純駁異致莫不於其始進之日有以得之其君是故功成而不勞彼唐之姚崇其亦知之矣考崇所陳十事不過因當時所急者而言之彼見夫垂拱以來用法刻深羅鉗吉網紛紛於時也而曰政先仁恕見夫邊隅未靖突厥吐蕃未可力臣也而曰不倖邊功見夫武韋之禍幾危宗社而俳優宦寺秉寵

恣肆也而曰監禄莽閻梁之禍曰戚屬不任臺省曰閹人不得與政曰佞倖犯法無寬見夫神龍之世賦歛無度奢侈淫佚公主婕妤多營佛寺也而曰絶田賦外貢獻曰絶佛道營造見夫五王被戮蕭岑繼誅而王魏直諫之風日遠也而曰接臣下以禮曰使諫官無忌諱凡此者因當時所急言之治天下之事固不止此而人臣之効於君亦不盡於此獨其能以十者要說於上使人主之意既堅而後徐起而圖之嗚呼此其所以成開元

之治也歟君志既定於寛仁則張湯趙禹之徒不得以嚴刑惑矣君志既在於弭兵則大宛月支之使不得以開邊誘矣君有防微杜漸之志則外庭之事必不決於宫闈尚書之柄必不屬於外戚弘恭石顯不得主樞密張放李明不得侍遊宴君有輕賦節用之志則雄頭之裘不以入内府湘宫之役不以煩將作君有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志則黥劓之罪不上於大夫放逐之禍不及於臺諫極天下之治皆始於吾君一念之堅而實始

於大臣之有以堅之也是道也固伊尹傅說之所以成其王而管仲商鞅之所以成其伯也是故開元之時宋璟韓休張九齡皆稱賢相而吾必以崇為首何也堅帝意者崇也使崇無以堅之則明皇之荒晏不待天寶而九齡之徒又何所施其力歟雖然崇能必之於開元而不能必之於天寶何也曰崇知有以堅之而未知所以養之也君志固不可不堅而又不可不養堅之者存乎一日而養之者在乎平居古之為大臣者日以道德仁

義進其君而又多選天下端人正士爲其左右使其君日就月將而不貢於非幾凡此所以養之也夫是以堅者愈堅雖有姦邪不能惑之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明皇之惑於李林甫楊貴妃也是其養之者未至也不然豈其二十年憂勤之主而一女子一小人能使之顛倒回惑而不可收拾也耶君子是以不滿於姚崇也

劉晏五事

言利之臣君子所不取也而其事有可法則君子亦未嘗棄焉非謂一言利之臣其事遂足爲天下法也由其事而推之則治天下之法不越此耳是故管仲之治齊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務農貴粟雖君子不能不法矣商鞅之治秦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强本節用雖君子不能不法矣李悝之在魏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平糴齊糴雖君子不能不法矣秦漢而下人臣以利亂天下者多矣君子放而絶之惟恐其不峻而尚其事有足法

則亦安得而不取哉唐劉晏之領鹽鐵度支也先儒謂其有可法者五事此所謂不取其人而取其事者歟夫晏一聚斂之臣耳在漢則桑弘羊孔僅之流耳在唐則楊慎矜皇甫鎛之徒耳何足為君子法且其所謂善理財者亦不過濟一時之急非能致夫粟紅貫朽之盛也非能致夫三十年之通也未幾而有脫巾之呼矣未幾而有奉天之困矣未幾而有梁州之厄矣晏直一聚斂之臣耳何足為君子法晏而可法則均輸平準之臣亦

可法也晏而可法則閒架阡陌之臣亦可法也晏而可法則青苗市易之臣亦可法也豈君子所以峻義利之防而為萬世有天下者訓哉噫是知其人之可擯而未知其事之足取也吾嘗歎後世之天下所以不可為者有五而晏庶幾免焉胥吏之姦蠹日甚法出而弊生令下而詐起不可為也閭閻之生計日困欲撫字則虞虧國欲催科則慮殘民不可為也度民非加衆而計官則益增政令紛然民不能堪不可為也計功則欲其廣度

費則欲其節官吏無嬴餘之樂而有鞅掌之苦不可爲也法令繁密吏弗能紀事久而蠧益生令久而詐愈起不可爲也乃覩晏之出納必委士類而胥吏之蠧庶幾止乎晏之理財以養民爲先庶幾以撫字爲催科乎而且知官多則民擾而且知大事之不可惜小費而且事無閒劇必決於一日則庶幾政令之不紛官吏之不苦於鞅掌而姦蠧之不及生乎使唐常循晏法而守之則亦可以無脫巾之呼可以無奉天之困可以無梁州之

戹是雖同一聚斂也而與均輸平準之臣異矣與開架阡陌之臣異矣與青苗市易之臣異矣如曰是出於晏也而概棄之則豈聖賢取善之義而亦豈明於天下之治體者哉噫此君子所以不取其人而取其事也雖然晏於五事亦眞能盡也耶其所謂士類不過用果鋭少年而所謂養民不過襲常平遺法耳所謂官多民擾者不過指鹽場之一二冗吏耳所謂不惜小費者不過於船塲多給緡錢而所謂決於一日者不過任一已之聰

明耳豈能如成周之府史胥徒皆俊乂而取民無過什一乎豈能如周官三百六十而量入為出者乎豈能以義制事而無疚於心者乎故曰法其事者非謂其事遂足為天下法也由其事而推之則治天下之法不越此耳

三魚堂外集卷四